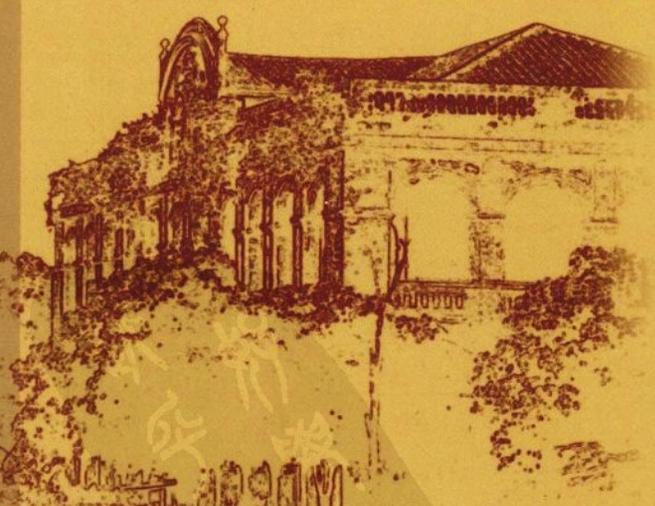


李寿生 主编

广西鼠疫 历史纪事

广西民族出版社
GUANGXI MINZU CHU BAN SHE



广西鼠疫历史纪事

李寿生 主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GUANGXI MINZU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西鼠疫历史纪事/李寿生主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5363-5460-9

I. 广… II. 李… III. 鼠疫-防治-医学史-广西
IV.R516.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4240号

广西鼠疫历史纪事

GUANGXI SHUYI LISHI JISHI

李寿生 主编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地址:南宁市桂春路3号 邮政编码:530028)
发行电话	(0771)5523216 5523226 传 真:(0771)5523246
E-mail	CR@gxmzbook.cn
责任编辑	张丹竹 李 薇
封面设计	西田工作室·李良华
责任校对	黄迎春
责任印制	余秀玲
印 刷	广西区党委凤凰印刷厂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8.3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ISBN 978-7-5363-5460-9/C·311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771)5523216

前 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防疫部门的专家通过查阅资料,对广西鼠疫历史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分析,探讨其历史渊源、传播途径和疫源状态,并依此提出相关理论及防治策略。当时认定广西在1866~1947年的81年间曾有46个县、市发生了63年次的人间鼠疫流行。这些初步的调查结果及认识,作为一个阶段性成果对制订疫情监测方案和防治规划的依据,其论点、论据被广为引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广西历史上在很多地区曾发生过严重的动物间及人间鼠疫流行,所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可谓提之令人惶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防疫水平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从情况分析来看,依然可能潜伏着疫源和再次发生鼠疫流行的危险性。比如,关于家鼠鼠疫的发生与流行,应该更多地考虑自身疫源地的问题,它是由聚合地段的环境特征所决定的。前些年,李寿生主编在进一步查阅广西的历史档案时就发现了有关广西鼠疫的新情况和历史线索。不少资料表明,广西鼠疫历史比过去认定的1866年的最早流行时间还要提前数百年,流行范围也不止46个市、县,而且疫情更为惨烈,由此显示出诸多尚不知晓的流行病学问题。

鼠疫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条件下由鼠疫菌、宿主、媒介有机组成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它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生物生态系。在疫源地范围内,只要生态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变,鼠疫菌与宿主、媒介之间的关系就依然存在。当宿主密度、媒介指数达到一定程度,与疫源的接触机会增加时,一旦疫源被激活就有

可能酿成动物间或人间鼠疫爆发流行。因此,深入调查广西鼠疫历史情况和进行疫源分析,对于开展自然疫源地研究、加强疫情监测、制订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2006年以李寿生主编为首的专家们申报自治区卫生厅立项的科研课题《广西鼠疫历史疫源地调查及防治对策研究》,2007年自治区科技厅又批准立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西鼠疫环境流行病学调查及自然疫源地研究》,将鼠疫疫源地的调查列入工作计划,相继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文以载道,史以记事。

正如胡锦涛主席指出的那样:档案,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依据。鼠疫历史情况调查主要是广泛查阅各地的历史文献,以尊重史实为前提,以文字记述为依据,通过分析判定、去伪存真,获取有关鼠疫的资料。经过历时两年对广西鼠疫历史情况首次大规模进行的较为全面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我们从中获得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和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使我们有了全新的认识,颇感欣慰!

尽管我们努力探寻尘封的历史,试图全面、准确地阐述广西鼠疫历史概貌,但是,由于史料繁杂且残缺不全,也因为能力有限,肯定会有遗漏与偏颇之处,难尽人意。比如历史文物、民间传说及零星的资料表明,博白县在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期间曾发生了39年次的人间鼠疫流行,疫情惨烈,死亡甚多,为广西之最。而我们跑遍了县档案馆、县图书馆、县博物馆和有关卫生机构,却始终没能找到民国以前的《县志》等资料,而当代相关方面的资料中有关鼠疫的记述又寥寥无几,因此很难有一个全面、客观的反映。还有,民国《广西年鉴》的“传染病统计报表”中显示南宁市有3个年度曾发生66例鼠疫病例,死亡4例。1991年《广西通志》医药卫生卷“1866~194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鼠疫流行地区分布统计表”中表明南宁市1889~1943年有6年次(6个+号)鼠疫流行。为此,我们重点查阅了南宁市(隋至清末均属于宣化县辖区)的新、旧志书。南宁市的志书编目之细及容量之大足可谓广西之冠,但始终没有查阅到有关鼠疫的文字记述,不得其详。此种情况,让人难有定论。但是,鼠疫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染病,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

信其无。因此,依据其几个简单的数字和符号,我们也将南宁市列为鼠疫历史疫区,告示后人。

历史的脚步从远处走来,鼠疫之害让人触目惊心!旧时代由于缺乏有效的防制措施,病魔肆虐,夺走了无数人宝贵的生命,导致人口损耗,对民众生活和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致江山社稷岌岌可危。正如清光绪《武缘县图经》卷七中描述的那样:“瘟疫流行,死亡相继,天愁地惨,民不聊生。”广西鼠疫的历史,充满了凄惨与无奈。今天,我们作为去触摸历史的后来人,只能尊重事实,因为历史不可能重新造就。掩卷之余,也会油然而萌生一种“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古忧”的豪放之情。社会的发展,当以人为本。作为当代鼠防人,我们尤其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唯有倾尽全力,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出自己的热忱与才智,方才不辱使命。

观今宜鉴古,我们将自己所做的工作权当做铺路之石、引玉之砖,期待着更多的有识之士予该领域以更多的关注,以便深入探讨,共同促进广西鼠疫防治研究工作。

编著者

二〇〇八年二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 论

一、鼠疫流行历史	[1]
二、自然疫源地研究进展	[2]
三、调查方法与考证	[4]
四、相关问题的探讨	[7]
五、调查结果与分析	[9]

第二章 文献记述

桂林市	[13]
临桂县	[13]
柳江县	[14]
鹿寨县	[15]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15]
梧州市	[15]
荔浦县	[15]
合浦县	[16]
防城港市	[16]
全州县	[17]

灵山县	[17]
钦州市	[18]
北流市	[19]
宜州市	[19]
柳城县	[19]
兴业县	[20]
灵川县	[20]
宾阳县	[20]
上林县	[20]
陆川县	[21]
武鸣县	[21]
平乐县	[22]
那坡县	[22]
钟山县	[22]
桂平市	[22]
阳朔县	[23]
永福县	[23]
融安县	[23]
象州县	[24]
靖西县	[24]
三江侗族自治县	[24]
灌阳县	[24]
合山市	[25]
平南县	[25]
富川瑶族自治县	[25]
隆安县	[25]
博白县	[26]
田阳县	[26]
玉林市	[26]
扶绥县	[27]
来宾市	[27]
容 县	[28]
北海市	[28]

崇左市	[29]
岑溪市	[29]
大新县	[29]
浦北县	[29]
宁明县	[30]
龙州县	[30]
资源县	[30]
凭祥市	[31]
横 县	[31]
贵港市	[31]
贺州市	[32]
天等县	[32]
武宣县	[32]
南宁市	[32]
隆林各族自治县	[33]
西林县	[33]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 鼠疫防治工作规定和相关文件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预案的通知	[35]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预案	[36]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鼠疫防治工作的通知	[44]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鼠疫控制应急预案的通知	[47]
广西壮族自治区鼠疫控制应急预案	[48]
自治区卫生厅关于下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传染病报告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	[53]
广西壮族自治区传染病报告实施办法(暂行)	[54]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鼠疫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	[61]
广西壮族自治区鼠疫监测工作方案·····	[62]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鼠疫疫情处理预案》的通知·····	[66]
广西壮族自治区鼠疫疫情处理预案·····	[67]

第四章 资料汇总及图像纪实

一、市、县流行年次情况·····	[73]
二、时间及空间分布情况·····	[76]
三、广西鼠疫历史疫区分布图·····	[79]
四、史志摘要·····	[80]
五、图像纪实·····	[102]

第五章 附录

一、广西鼠疫历史疫区新旧地名对照·····	[115]
二、诗歌及传记·····	[117]
三、参加调查人员名单·····	[119]

第一章

概 论

一、鼠疫流行历史

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曾经是危害人类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人类鼠疫起源于何时何地,各说不一。

鼠疫学术界公认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有三次:第一次发生于公元 520~565 年(中国南北朝中后期),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向欧洲、北非和高加索等地传播,死亡近 1 亿人;第二次为 1346~1365 年(中国元朝后期),起源于中亚、印度和俄罗斯南部,波及欧洲、亚洲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死亡 2500 万人,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第三次在 1894~1950 年,学术界认为起源于中国云南,经广西北海传至香港及东南沿海,再由海运向世界传播,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 60 多个国家,死亡 1200 多万人。

从 19 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曾发生过 6 次较大的鼠疫流行,波及 20 余省,有据可查的发病约 115 万人,死亡约 102 万人^①。

中国鼠疫究竟起始于何时?来源于何地?至今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恶核”的记述。中国著名鼠疫学者洗维逊先生认为“恶核”与腺鼠疫的征象相似,还认为秦汉时期,在西方罗马暴发鼠疫流行的同期,在中国所发生的“大疫”、“天下疫”可能就是鼠疫流行。同为鼠疫界泰斗的伍连德先生在 1936 年就认为:鼠疫于太古时代即已存在于中亚细亚,并认

^① 纪树立.鼠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为中亚细亚是鼠疫的起源地^①。

历史浩瀚,世事纷繁。关于鼠疫流行的起源问题,确实难以下定论。我们今天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只要认同鼠疫是一个古老的、与啮齿动物及蚤类相关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就会相信它有着非常久远的流行历史。

二、自然疫源地研究进展

巴甫洛夫斯基早已明确指出:自然疫源性就是病原体、媒介、宿主三者在种族延续过程中不依赖人而无限存在^②。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大规模开展了对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调查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工作,初步明确了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不同特征和概貌,建立了应用地理景观和主要宿主作为疫源地分类指标和应用鼠疫菌亚种下遗传生物型菌株作为亚型疫源地分类指征,将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确定划分为11种疫源地类型。截至目前为止,鼠疫菌的保存机理尚未完全明了。种种论点,尚难确定。

20世纪80年代以前,鼠疫学术界一直认为家鼠不能形成稳固的自然疫源地,由此认定我国南方暴发的鼠疫是输入性的,并推论广西在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期间发生的鼠疫是由毗邻云南传入的,广西本身并不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③。

关于广西鼠疫流行历史,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于1965年编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鼠疫流行史》中这样写道:“总括广西的鼠疫,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流行。据现有资料的极不完全统计,已知在1866~1944年的78年间,曾于43个县、市内流行过62年次,死亡达数千人以上,仅以可计算的数字合计为发生1649人,死亡1103人。其传染来源有的记载为由邻近的广东、云南、越南等地区和国家传入;有的则谓当地先发现动物鼠疫病,然后才传染到人。自1944年到1964年的二十年间再无病例报道,亦未发现大批死鼠现象。专家推测以往本区的鼠疫可能是:当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云南、广东一带鼠疫大流行时,家鼠鼠疫动物病曾一度由邻接地区蔓延至

① 纪树立.鼠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② 巴甫洛夫斯基.虫媒传染病自然疫源地学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③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本区,经过一段时间的流行之后,又随着邻接地区鼠疫的停息而逐渐停息。看来,目前境内似乎已不存在鼠疫疫源,但是仍须加强预防措施,防止疫病的传入,以保证本区不再受鼠疫的威胁”。这是可以查阅到的最早关于广西鼠疫自然疫源地的看法或论述,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其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

过去,广西的鼠防专业人员一直认为:广西鼠疫最早于 1866 年发生在龙州县境内,经百色传至南宁太平府之辖区,再传向香港及东南沿海^①。由于广西在 2000 年以前从未分离出鼠疫菌,实验研究相对滞后,使得疫源地问题长期悬而未决,极大地影响了广西鼠疫防治研究工作的开展。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滇西河谷家鼠鼠疫不断发生流行,以及鼠疫分子生物技术的建立,使更多的人逐渐认识到:家鼠间的鼠疫不但能够形成自然疫源地,而且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进入一种静息状态,而在某个时间又会突然爆发流行。随着家鼠鼠疫防治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鼠疫学术界已基本认同:鼠疫在历史上不管是传入的还是自然进化形成的,只要它在一定的地理地带流行过一定的年代,就有形成自然疫源地的可能^②。

2000 年夏季,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爆发动物间和人间鼠疫流行,并在广西的历史上首次从宿主鼠和现症患者中培养分离出多株鼠疫菌。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宿主和媒介监测、实验研究和现场防治的实践,取得了几点重要的认识:(1)广西历史上曾发生过严重的人间鼠疫流行,具备形成自然疫源地的条件,可能在家鼠鼠疫自然疫源地;(2)隆林各族自治县发生的鼠疫流行是一次未经传入下的复燃,是自然疫源地生态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属于自然现象;(3)隆林各族自治县鼠疫的发生与流行,可能是广西鼠疫疫源地重新复燃的前奏,还会有新的疫情和疫区出现,形势不容乐观^③。

2001 年,与隆林各族自治县毗邻的西林县相继发生鼠疫流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论是正确的,也为现场防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疫区处理过程中,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疫情“三报”(报自毙鼠,报疑似鼠疫患者,报不明原因的发热急死病例)的关键作用和重要意义。疫情监测质量关联着能否及时发现疫情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影响着流行范围、强度及防制效果等一系列问题。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鼠疫疫情处理工作中,努力做到联系实际,积极探索,在流行病学的调查、实验检测技术、后期疫区处理、疫情监测网络及重大工程消杀灭措施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促进了鼠疫防治工

① 黄志雄等.1952—1990 年广西鼠疫监测分析.广西医学,1992(6):442

② 刘云鹏.我国鼠疫的监测与控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87(3)

③ 李寿生.对新时期广西鼠疫监测规模、质量及分类管理的探讨.广西鼠疫防治研究论文汇编,2001

作持续、深入地展开,尤其是在对自然疫源地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认定,广西本身存在着家鼠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关疫源地特征、状态的调查研究也在进行之中。

三、调查方法与考证

自古以来“天下郡邑皆有志,志乃为政之先资也,入国而问民俗,临政而布教令。”历朝历代国有史乘,县有志书,为后人留下了延续不断的历史文献。广西鼠疫历史情况调查主要是查阅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以文字记述为依据。由于历史久远,各类档案、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我们重点是以查阅明朝、清朝和民国时期各地的《县志》为主。对民间有关的传说、典故等口碑资料不予采信,仅作为参考。

旧时修志,简要而严谨。拂去历史的尘埃,绵纸线装、刻板竖行、没有标点的繁体字间藏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由于事件的繁杂和认识的局限,对诸多问题必须认真分析、反复佐证,才能“沥尽黄沙始得金”,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县志》之中,主要记述史治、任免、兴学、科举、人物,对疆域、宗教、战乱、匪患、饥荒的记述也较为详细,而有关重大疾病的流行仅是只言片语,寥寥数字,难有详尽。在查阅中,续修的志书关于前朝重大疫疾的记载多刊列在“前事”、“大事记”中,于当代的则记入“杂记”、“灾异”之内。

当然,由于政权更替、建置变化、郡邑迁徙及火灾、战乱或匪患,不少史料残缺不全,难有详尽。因此,只能多方查找,相互佐证,综合分析。尽管努力为之,也还是有许多遗憾之处。

上海检疫处、卫生署海港检疫处 1937 年编印的伍连德先生所著的《鼠疫概论》中将“明弘治十三年(1500 年)九月,广西民间大疫;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九至十二月广西全州大疫;明天启三年(1623 年),广西疫”等,均以鼠疫论之。云南和广东在编撰本省鼠疫专著时,是把“疫”、“疫病”、“恶核”、“痒子病”等归类于鼠疫。云南省通过考证将“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的南昭大疫”认定为云南省最早发生的鼠疫流行^①。而广东省在论及广西的合浦县、北海市、浦北县、灵山县、钦州市和防城港市(这些地区在 1965 年以前曾是广东省的辖区)鼠疫流行情况时,也是把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三月“核疫”和清宣统三年(1911 年)春夏

^① 中共云南省委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鼠疫及其防治(上册).1998

“大疫”认定为鼠疫流行^①。

在查阅的史料中,民国《同正县志》卷五“灾异”中有这样明确的记述:“清同治七年春,瘟疫流行,城乡死者约有百人(痒子症);清光绪十七年冬十一月,瘟疫又流行,死者较前略少(亦系痒子症);清光绪十八年夏,又瘟疫,城乡死者约二三十人(亦系痒子症);清光绪二十三年秋,又有痒子瘟疫,但死者甚少。”连续四次将清朝末期在同一地区流行的瘟疫明确标注为痒子症,与云南省鼠疫学者将痒子病归类于鼠疫有着异工同曲之妙。显而易见的史实,有力地佐证了广西历史上广为流行的瘟疫就是鼠疫的论点,也给我们在疾病确认归类方面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在确认和归类疾病时,我们除将“瘟疫”明确归类于鼠疫外,对诸多“疫”、“疫病”、“疫疾”、“时疫”、“大疫”等,依据流行季节、气候条件、疾病特点以及周边地区的疫情状况先进行综合分析再作认定。比如《临桂县志》中“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水灾并发疫灾”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大水,随之疫发”,我们倾向于认为是霍乱或钩端螺旋体病,不考虑是鼠疫。又如《融县县志》中“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旱,自上年秋冬至本年夏,五月不雨,时疫大作”,根据南方家鼠鼠疫的流行特点,将此“时疫”认定为鼠疫。

到了清朝后期,天花(豆疫)、麻疹(痧子)、鼠疫(瘟疫)、霍乱(人头瘟)、伤寒(寒热病)、疟疾(瘴疔)、结核(癆病)、麻风(癩子)等重大传染病在专用名词上已经有了较为明晰的称谓和区分。

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期间,法国籍瑞士人耶尔森和日本人北里于1894年在中国香港发现鼠疫病原菌,获鼠疫学术界确认并依此将鼠疫病原菌命名为“耶尔森菌”。从此,鼠疫的名称有了科学的定义,也才正式统一起来。在所查阅的资料中,民国《来宾县志》中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岁,夏五月,县属南五里、清平团诸村患鼠疫,大湾圩尤剧,死者殆百,全圩人走避一空。县城亦患之,半月乃止。”可能是广西史志中最早出现的“鼠疫”之称,其后各地志书中陆续以鼠疫称之。

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厅卫办[2007]28号文件要求我们对关于鼠疫资料中所谓“横县瘟疫流行”和“癸巳年上思瘟疫”进行调查核实。经过调查,民国《横州志》“灾异”中记载:“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牛疫;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牛大疫;清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牛疫流行;民国十六年(1927年)七月,牛疫流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牛疫,人畜死亡甚多”。已经排除鼠疫,可能是其他人畜共患传染病,诸如炭疽或钩端螺旋体病等。还有《上思县志》记载:“1953

^① 沈荣焯.广东鼠疫.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5

年发生疫病流行,共有病例 7273 例,发病率为 7.886%。”经调查后认定为疟疾流行,而上思县疾控中心于 2006 年 8 月,以“癸巳年上思瘟疫”为题上报传染病历史情况,实为误判。

有人认为,在广西不少地区发生的“老鼠疮”可能是腺型鼠疫。“老鼠疮”又名九子痂,是一种多见于颈部或耳后的腺粒肿。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云南省流病防治研究所的协助下,曾于 1997 年 10 月对上林县一起疑似鼠疫进行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证实该县三里、明亮、巷贤、大丰等地散在发生的颈部腺肿病例为淋巴结核,排除鼠疫^①。

关于广西鼠疫流行的起始时间,我们通过分析认为 1997 年《桂林市志》“大事记”中“宋绍兴五年(1135 年),城区发生瘟疫,有的全街居民死亡”,可能是所能查阅到的史料记载中广西最早的鼠疫流行。它比云南省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的“南昭大疫”晚 27 年,又比我们过去认定的清同治五年(1866 年)“龙州首先发病”还早 731 年,这是一个崭新的发现和认识上的很大突破。宋、元、明、清至今,近 900 年的时间跨度足以涵盖第二次和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的时间范围。至于民国《临桂县志》中“唐乾符六年(879 年)十月,疫疾流行,黄巢农民军死者十三四”和民国《来宾县志》下篇中“明武宗十三年(1518 年)疫(疫不书何病,今无考)”的记载,由于历史久远又无其他史料佐证,尚不敢仓促下定论,只能留待后人考证。

本书“文献记述”中关于桂林市“明景泰七年(1456 年)、明嘉靖十年(1531 年)、清雍正十年(1732 年)、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五起较大疫病流行,1997 年《桂林市志》“大事记”均说是“急性传染病流行”,而我们将它定为鼠疫流行,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牵强附会之嫌。其实不然,缮本清乾隆《临桂县志》“杂记”中确切记载:“明景泰七年(1456 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万余人”。当代修志人员由于缺乏鼠疫专业知识及无资料可供参考,只好笼统地写成“急性传染病”。这个问题,由于此前没有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即便是我们鼠防专业人员也不得其详。通过这次调查分析,按照自拟的分类认定办法或标准,可以明确认定桂林市历史上几次较大的疫病(瘟疫)流行均为鼠疫流行,毋庸置疑。

① 李寿生,黎学铭,秦石英等.广西上林县一起疑似鼠疫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8(19):239~240

四、相关问题的探讨

史书中记述最多的莫过于疟疾(瘴疔、瘴气),较为详细,包括流行时间、范围、病症、分型、方剂、治则等,让人一目了然。在疾病确认和归类的问题上,那么多的“疫”、“疫病”、“疫疾”、“时疫”、“大疫”可能包含着多种传染病。其中,最有可能与之混淆的当属霍乱,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尤为谨慎。新著《实用传染病防治》一书中提到:“霍乱迄今已发生7次世界性大流行。1817~1923年的100多年间,主要由O₁群古典霍乱弧菌引起,以恒河三角洲为地方性疫源中心,先后在亚、非、欧、美多个大洲引起6次世界性大流行。自1961年始发于苏拉威西岛的第7次世界大流行,证实是由埃尔托霍乱弧菌引起的。1964年以后深入亚洲内陆,又逐渐波及非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全球五大洲。1992年10月,在印度马德拉斯引发O₁₃₉新型霍乱流行,波及亚洲10个国家,至今仍此起彼伏”^①。

在研读了董柏青先生所著的《广西霍乱百年史》^②后,我们对广西霍乱有了一些概念性的认识,有助于识别与判断。《广西霍乱百年史》写道:“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二月,来宾县霍乱流行,县城死者数百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广西有史料记载的霍乱流行的最早年份”^③。我国著名流行病学专家魏承毓教授也认为:“霍乱在中国是外源性疾病,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最早年代是第一次世界霍乱大流行开始后的第4个年头,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也认同“道光十三年来宾县发生的霍乱是广西最早的霍乱流行。说明广西霍乱始于第二次世界霍乱大流行(1826~1837年)后期”^④。

民国《来宾县志》“饥祥”中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岁,春二月,霖雨兼旬,六月十三日红水江盛涨,西城淹至义井社大街,北城淹至儒学副斋废署前,过二丈余,较同治壬申岁加深一尺许……是月十五日,县城水中水渐退,又三日,始至西城南端关口下。水既退,城中患疫,其病为霍乱,转筋死者数十人。治

① 吕宝成等.实用传染病防治.第2版.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② 董柏青.广西霍乱百年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③ 董柏青.广西霍乱百年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④ 董柏青.广西霍乱百年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